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全傳
第五十二回 美髯公拜請濟公 會英樓巧遇賊寇

話說柴元祿過去把上吊人抱住。杜振英迫來一看，說：“大哥你把華雲龍拿了？”柴元祿低頭一看，說：“這是華雲龍的老爺。”杜振英說：“怎麼？”柴元祿說：“你看這個人鬍鬚都白了，他這大年紀還採花麼？”兩個人就把這老丈扶起來，一個捶腰，一個呼喚“老丈醒來！”緩了半天，這老者緩過一口氣，一睜眼瞧了瞧，老丈反勃然大怒，說：“兩個小輩，放著道路不走，多管閑事！”柴頭等老頭罵完了，說：“老頭，你真不講理，要比我兩個人在這裏上吊，你瞧見了，你管也不管？人焉有見死不救之理？你別瞧我二人穿的衣服平常。你這大的年紀，為甚麼事情行這樣愚志？是為銀錢，是受人欺辱？你依實細細告訴我二人，或我二人能救得的，可以救你。你罵我二人，我們也不計惱，我問你，實因怎麼一段情節？”老者嘆了一口氣，說：“方纔我是一時的急火，多多得罪你二人。我倒不是因為別的罵你，我想我的事，細細告訴你二人，你們也管不了，我橫豎還得死，你們倒叫我受兩遍罪。”柴頭說：“你說說為甚麼事尋死？我二人既說能辦就能辦。你瞧我們兩人穿的衣裳，像村莊鄉人，也不是在你面前誇口，說一句大話，勿論甚麼事，我二人都可管得了！”

老丈說：“二位既要問我，二位請坐下，聽我慢慢告稟。我本是阜豐縣聚花村人，我姓傅名有德。我家主人姓馮名文泰，在安徽涇縣做了一任知縣。我家老爺是一位清官，兩袖清風，愛民如子，病故在任上，官囊空虛，一貧如洗。我同著我家夫人、公子、小姐，扶柩回歸故里原籍。我家小姐給的是臨安城的官宦人家，婆家是吏部左堂朱大人，現在來信，婆家要迎娶。我家夫人無錢陪送小姐奩，叫我上鎮江府——原本我家舅老爺，做那裏的二府推官，叫我去要二百兩銀子，賠送小姐。去到鎮江府，一見我家舅老爺，舅老爺一聽說我家老爺死在任上，埋怨我為何不把我家祖母送到他那裏去？倒難為我家夫人帶著兒女過這十分苦日子。我家舅老爺給了我六百兩銀子，說，五百兩給我主母賠送姑娘，那一百兩給我，叫我墊辦著用，常看我年老受苦辛不易。我怕銀子在路上不好拿，我買了十二錠黃金，做了一個銀幅子，就帶在腰中。我走到這樹林子，覺著腹中疼痛，總是在道路上，是白天受暑夜晚著涼。我肚腹疼痛不能走，就在這樹下歇息。正在發愁，來了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，手中拿著一條繩子，問我為何坐在樹下不走？我說：‘我肚腹疼痛的厲害。’他過來給我兩顆痧藥萬金錠，我吃下去，覺著一行動，就睡著了。後來我醒來一看，那男子蹤跡不見，那條繩子在地下放著，我一摸腰裏十二錠黃金銀幅子都沒有了。二位想想：我回去見了我家主母，怎麼交代？我家夫人本來家寒，又要賠小姐，急等用錢。我有心再回鎮江府，見了我家舅老爺，也是無話可答，我說：‘罷了，還許我家舅老爺不信。’我左思右想，是前進無門，後退無路，莫如我一死倒也乾淨，也就管不了我家夫人的事了。二位雖是好意救了我，我還是得死，豈不是受二遍罪？”

柴、杜二位一聽，就知道這是濟公的取巧，支使我兩個人來救人，哪裏有華雲龍？柴、杜一想：“我二人何不給和尚找點麻煩？”想罷，說：“傅有德，你別死，回頭由南邊來了一個窮和尚，你過去揪住他，跟他要銀子。他不給銀子，不叫他去，叫他給你主意。”傅有德說：“甚好。”

正說著，祇見由北邊來了一個窮和尚，一溜歪斜，腳步倉皇，來者正是濟公。一邊往前走，和尚信口說道：“你說我瘋我就瘋，瘋顛之症大不同，有人學僧瘋顛症，須下貧借酒一瓶。”口中正自唱歌。柴元祿說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快來。”傅有德一看，是個窮顛和尚，衣服襤褸。和尚過來問：“二位，這是何人哪？”柴、杜二人把上項事細述一番，濟公問道：“你二人有六百兩銀子哪？”二人說：“沒有。”和尚說：“你們兩人既沒有六百兩銀子，怎麼能救得了傅有德？不是無故的找事。你們兩個人現有多少錢？”柴頭、杜頭說：“我們兩個人，就是這二百兩銀子盤費，別處並無一文錢。”

傅有德一聽這三個人的話，自己一想：“我丟了銀子，何必為難他們？”自己想罷，說：“你們三位不用管。”和尚說：“焉有不管之理？我方纔已聽明白兩人說了，來罷！我給你把套拴上，你好上吊。”柴頭、杜頭說：“師父你老人家說這甚麼話？你叫我們來救他的，你老人家怎麼又不管？總得想主意救了他纔好。”和尚說：“事既是如此，傅有德你跟我們走罷，直奔千家口，你瞧有人大喊一聲奔我來，那就是你的財了。”傅有德說：“就是罷。”三個人跟著濟公，出了樹林，一直往千家口走。還有四五里之遙，和尚一邊往前走，口中說道：

你會使乖，別人也不呆。你愛錢財，前生須帶來。我命非你排，自有天公在。時來運來，人來還你債。時衰運衰，你被他人賣。常言道：做善好消災，怕你無福難擔待。使機謀把心胸壞，一任桑田變滄海。

和尚唱著山歌，正往前走，忽然間由打千家口的村頭，有人大喊一聲說：“聖僧長老，你老人家可來了！弟子找你老人家，如同鑽冰取火，軋沙求油。”後面還跟著一位，兩個人跑到濟公跟前，雙膝跪倒。二班頭一看，認識這二人。前頭這位身高八尺，膀闊三停，頭戴粉綾紅緞軟帕袖巾，繡團花分五彩，身穿粉綾紅色箭袖袍，腰繫絲絛，薄底快靴，面如白雪，兩道細眉，一雙大眼，裂腮頰。後面跟定那位，頭戴寶藍緞色扎巾，身穿寶藍緞箭袖袍，腰繫皮挺帶，薄底快靴，面似淡金，重眉闊目，三山得配，五岳停勻，海下一部黃鬍鬚滿胸前，外披一件寶藍緞英雄大氅，這個乃是美髯公陳孝。前頭一位，姓楊單名猛，外號符神。

這兩個人乃是保鏢達官。祇因保著一支鏢上曲州府，客人王忠住在千家口通順店，忽然王忠得了禁口痢疾，忙請了一位先生來調治，又把藥用反了，病症一天比一天沉重。王忠在床上睡著直哭，想起家裏的父母，自己有病，在這裏又無至近的親人，帶著三十萬銀子辦貨，倘如口眼一閉，願做他鄉的怨鬼，異地的孤魂。楊猛、陳孝這兩個人是忠厚人，看客人病的沉重，又是孝子，打算趕緊請先生給他治好了病。千家口這裏，又沒有高明醫士，兩個人去到靈隱寺問濟公。到廟中一問，說濟公並未在廟裏，細細探聽，說濟公被人請到昆山縣去治病。楊猛、陳孝二人無法，廟中留下話，仍回店內等候。等了兩天，也不見濟公來，二人心中甚為愁悶，今天出來閑步，偶然聽濟公口唱山歌而來，楊猛大喊一聲，二人過去行禮。和尚說：“你二人從哪裏來？”陳孝就說：“客人病在店中，到靈隱寺去請你老人家，沒見著，我們也不能走，求師父慈悲慈悲罷！”和尚點頭說：“你二人起來！”柴頭、杜頭也認識，說：“二位達官從哪裏來？”陳孝一瞧，是二位班頭，陳孝也樂了，說：“二位為何這樣的打扮？”柴頭說：“我們出來私訪辦案。”這幾個跟著濟公進了村口，是南北的街道，東西有舖戶，路西有一座酒樓，和尚站住不走了。此時這六個人是四樣心意，柴頭、杜頭想要辦案拿華雲龍；傅有德心想有人大喊一聲，我這六百兩銀子得跟他二人要；二位達官想濟公來了，好把客人王忠治好，就可以起身；和尚見了酒樓，就想吃酒。說：“眾位，我們進去喝盅酒。”大眾雖不願意，也不好違背，眾人同和尚進了酒館。濟公一看是會英樓，心中一動，說：“要捉拿採花淫賊華雲龍，在此等候。”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